

皇城旧事

袁一强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城旧事/袁一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ISBN 7-5063-1567-X

I. 皇…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936 号

皇城旧事

作者: 袁一强

责任编辑: 潘 峰

装帧设计: 董学军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67-X/I·1555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邓友梅

袁一强的小说令我叫好的有一些，如中篇小说《杠夫》、《小人不可得罪》，长篇小说《硕鼠》。一部《硕鼠》一年的时间就加印了五次，不能不算轰动。

这部新作《皇城旧事》又一次令我惊喜，觉得比他前些年的那篇《杠夫》又进了一步。两部作品写的全是北京的事，属一个行业的群体。《杠夫》写的是这个行业最底层的小人物，《皇城旧事》则将浓墨重彩放在了主宰这些小人物命运的“上层”或准上层。看过《皇城旧事》方知，杠房业要算得上北京的一种商战；杠房之间的竞争是如此激烈，竟有那么多花活！

说这部小说写得好，是因为作品塑造了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些人我们小时候在街上碰得见，左邻右舍说不定谁哪天就用得着，不管你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谁这辈子临了总得跟他们“合作”一回。虽然人们都离不开这个行业，但人们很少主动与他们交往，更没有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文人更没写过他们，袁一强则用漂亮的北京方言把他们生存斗争中的喜怒哀乐引进到文学世界来，给我们展示了既陌生又熟悉的

社会一角。

杠业现在没有了，但转化与演变成的殡葬服务仍存在。他们的后代子孙还在为人民服务。社会离不开这个群体。苏叔阳曾很精彩地写过现代的这行人，袁一强也再接着写，写他们的过去，了解过去才能更深刻地了解现代。

婚葬嫁娶沉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我们不光要知道老祖先怎么活着，还该知道他们怎么个死法！这部小说从民族、民俗、历史等多角度描画出这个行当，具有浓厚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小说对书中三对男女的爱情描写，无论其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孔雀东南飞”式的分离，都能令读者与书中的主人翁同悲，同乐。真实、可信、感人，才是小说的可贵之处。这部小说故事性强，又有其特独的社会视角，将被影视业看好也是毋庸置疑的。

使这幅民俗画夺目要靠语言的光彩，近年来小说家出了不少，语言上出色的却不多。我不认为只有某一种语言才算好，但哪一种语言也有精粗高下之分。袁一强的语言至少是力求精美的。

袁一强的小说，确实值得重视。

原
书
缺
页

1

离天亮还早呢，张秃子的几十个大铜子便全输光了。那是他半个多月的积蓄。他想接着耍，但没人肯借他。谁都想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

同样输了钱的方七也想再试试手气，对张秃子说：“身上有什么值点钱的先押给金大哥，好歹玩到天亮。”

张秃子没好气地说：“身上就还有根鸡巴值点钱，要吗？”

“你自己留着日狗吧。我要那么多没用。”金海亮坏笑着回敬了一句。

张秃子说：“不玩了就在这忍到天亮，这么大的雪怎么走？”说着就要往大炕上挤。

炕上的小子们全叫唤，说挤得人翻不过身谁也睡不好。没参加耍钱的也被吵醒了骂，说明儿出不了车找谁吃去！张秃子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头朝里和衣躺了下来，还把脚伸到别人的被里。

方七睡觉的地儿被挤没了，他站在那里望着金海亮。炕上的那帮车夫也都不睡了望着他，在等他发话。金海亮知道，炕上并非挤不下一个人，和张秃子要好的哥儿们王长喜到大宅门

拉包月去了，怎会没地儿？只不过是没人愿意和一个抬死人的挤在一个炕上，怕沾上晦气。张秃子虽然也拉过车，但那只是没死人可抬时接个短，和正儿八经的车夫不同。

金海亮名义上负责修车，打杂，实际上却相当新义车店的二掌柜，店里的事几乎没有他不管的。新义车店的掌柜王三爷抽大烟抽死了，也抽没了百十辆洋车。王三爷死后，他女人尤大脚靠剩下的三十几辆车撑起了新义车店。金海亮原也是这里拉车的，他凭着会修车，为人又嘴甜，会哄人，渐渐在尤大脚跟前吃开了香，先是让他负责修车，挣上了死工钱，接着又将管理车夫的事全交给了他。连他的住处也换了地方，不再和车夫挤一个大炕，住进了门房，与那看门、烧水的徐老头住了一个屋。坏小子们说，这是为了每天夜里“伴驾”方便。但徐老头嘴严得很，没人能从他嘴里掏出什么。

这两天尤大脚为她外甥的婚事去她妹妹家了，店里的事全交给了金海亮。女掌柜一走，金海亮犯开了赌瘾，这才找来了张秃子。平日里也赌的，只是小打小闹，而且尤大脚管得严，绝不让车夫们整宿的干。

张秃子装神弄鬼，已捂上头鼾声大作，搅得人全没了睡意。金海亮知道不送走这位爷就睡不了安生觉，忍痛掏出几个大铜子，拍着张秃子的大腿叫道：“秃子，金爷我花几大枚为方七买块地好挺尸！别惹急了哥几个给你抬出去！”说完，他把手里的大铜子掂得“叮当”乱响。

张秃子一个鲤鱼打挺下了炕，抄过那几个铜子笑道：“给你小子一个面子，挺好的一块坟地我贱卖了！”

金海亮也回敬了几句脏话，这才将他送出了车店。

新义车店门前的灯像一盏鬼火一样在风雪中晃动，张秃子一出门就打了一个冷战。他感到出奇地冷，西北风带着呼啸，

卷着雪花专往脖子里钻，也像要找个落脚的地方。肚子在“咕咕”作响，他还是当天傍晚吃的两碗汤面，早变成了尿。他后悔不该来逞这个能。金海亮一说没几个敢跟他玩大的，他就来了。结果一个晚上就输掉了他半个月的吃喝。他攒钱是为能讨个女人的。如果有个女人他也不至于这么怄头回家，睡凉炕，钻凉被窝。他这念头没人知道，连跟他最要好的何四也不知他有想成家的念头。

干这行的人大半终身光棍一条，没几个能成家的，没谁甘心把自家的闺女许给抬杠的。

张秃子没走近道急着回家，却奔向了街上。这条街上的“许记酒缸”常常开到后半夜，他想买上一醉，到梦里去会他想要的女人。

一场大雪又将北平城变白了。街道两旁的店铺就像戴着白帽子的怪物，黑黝黝的，无声无音地立在那里，能听到的只是风的怪叫，能看到的便是这黑白相间的街景。往年正月过后，北平很少有这么大的雪，它将刚刚冒出的那点春意扫荡得干干净净。

张秃子已辨认出远处有灯光的地方就是“许记酒缸”，内心竟生出几分兴奋，忘却了烦恼。北平城的大酒缸不同于酒馆之处不仅在于用贮酒的大缸代替酒桌，而且出售的烧酒价低味正，自制的酒菜便宜可口。许记酒缸的特点还在于肯拉晚，常常快到天亮才关板，是地地道道他这号穷人的好去处。

许是那顺风的酒香搅得他心神不定，走得急又揣着手，他竟被一个物件绊出几尺开外，整个脸埋进了雪里。他爬起来掸掸身上的雪，又回身踢了一脚那物件，才发现那是倒毙在雪地的人。他骂了一声晦气，整年和死人打交道的人竟被死鬼绊了一个跟头，他觉得自己背运透了。他越想越气，又狠狠踢了那

死鬼一脚。北平城一遇这种天气，死在街头的“倒卧”多了，他没少被地面上的管事的拉公差，去掩埋街头的倒卧，完事给不了几个大子儿。

张秃子骂了几句刚要走，想起早就答应帮何四出气的事突然有了主意，便俯下身想扛起那死鬼。出于好奇，他抹去死鬼脸上的雪才发现冻死的竟是街上的混混，人称酒鬼孙七的家伙，心中不由一阵暗喜，他知天亮后准有乐了瞧。那孙七早冻僵了身子，张秃子像扛木头一样将其扛上了肩，回身急奔孟记当铺。

孟记当铺坐落在这条街的路口，三间大门脸，气派得很。张秃子将孙七放下肩后，又将其靠在当铺的大门上。孙七身子“站”得很直，只是头有些歪，跟生前对谁都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样子没什么不同。

张秃子很是欣赏自己的杰作，躲在远处的背影里向孟记当铺投去最后的一瞥，才有些依依不舍地离去。这种整治买卖家的办法他是从叫花子那里学来的。叫花子们常用这种办法报复得罪他们的店铺。天亮店门一开，死尸就会摔进去，将人吓个七魂出窍。轻者要破点小财了事，重者掌柜的要进局子说个清楚，叫那帮穿官衣的敲上一笔。

张秃子惦记着天亮后看这个热闹。死的人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而是街面上出了名的混混。他知道那主事的混混头李铁杆可不是好惹的，定有一番好戏看。他估计孙七大半是贪杯醉在路上，这才落了一个大半夜给当铺‘站岗’的下场。

张秃子美滋滋地进了许记酒缸。

因孙七的死，混混们闹事，打坏了孟记当铺的门板、玻璃。如不是警长冯大麻子带着他的弟兄们来得快，就把当铺砸

了。

经冯大麻子两头一拍唬，李铁杆像是很给面子地说：“我家兄弟不能这么白白死在这儿，他姓孟的要披麻戴孝厚葬发送才行！”

当铺掌柜的孟百桧说：“孙七冻死在我店门口了碍我个球？这砸坏的东西不能就这么白白砸了！”

要是在半年前，孟百桧的话要比这会儿硬得多，李铁杆这伙混混也未必敢向他发难，但如今他的靠山没了，冯大麻子的顶头上司分局长孟怀义被撤职了。冯大麻子的脸也变了，过去是上赶着巴结他，如今事事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

果然，冯大麻子的屁股没坐在孟百桧的一边。他将孟百桧叫到一旁，貌似为他解难地说：“好歹破点财吧，送上一口像点样的棺材，我再拍唬拍唬他们也就认头了。好人不踩臭狗屎，孟掌柜犯不着跟这号人较真。”

孟百桧知道死尸不抬走，混混们再闹上半天，他的面子就栽大了。心里有气，也只好认头。冯大麻子又软的硬的冲李铁杆来了一气，混混们这才将人抬走了，结果反让吉茂棺材铺发了一笔小财。

当铺前的热闹张秃子没看着。他喝醉了，一觉醒来太阳已晒屁股了。他嗓子渴得冒烟，起来先灌了一气头天的剩茶。

屋里冷飕飕的，一气凉茶下肚，周身又生出几许寒意。四处冰凉，只有刚用过的夜壶有点儿热气。他又想开了女人。他觉得还是有个女人好，有女人他能喝上开水，吃上热饭，睡上热被窝。一想到昨晚输掉的钱不由地一阵懊悔，他暗自发誓不再赌了。要讨女人至少要有两床新被子，再把家里的破八仙桌配两把椅子，置办几件做饭的家什，要钱的地方多了。他爹妈走得早，只给他留下了一屁股的账。他省吃俭用苦干了三年，

总算把账还清了。那时他不会赌，也不知道嫖，酒也是可有可无，一旦坏毛病全染上了，铜板就像长了翅膀。

他猛地想起昨夜当铺门前的一幕，习惯性地拍打了一下秃脑壳笑了。虽然他知道八成看不上热闹了，但他急于知道结果，并见到何四，他急忙出了家门，奔了三友轩茶馆。

平日来三友轩的茶客除了张秃子的同行，还有支应红白事的棚行的人也在此闲等。有事的时候，两行的头目来此叫人，如到中午还没被人找走，这一天大半是吹了，你就要自己去找活干。不少抬杠的急了就要到车行租辆车去拉短。张秃子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去伺候活人的。他觉得还是吃死人饭容易些。

三友轩是附近数得着的茶馆，三间大门脸，进深也较深，足有二十几张茶桌。人多的时候吵得像个蛤蟆坑。除了杠行、棚行的人在这里闲等，拉房纤的，打硬鼓的两帮人也好在这里聚会。不过各行的人在这里各占一角，座位绝不乱占，相互无事也不乱串。来喝茶的散客也有几张固定的茶桌，不会乱坐。因彼此之间全是熟脸，不管哪行的人见了面也要打声招呼。

张秃子买了两套煎饼果子进了三友轩。一进门先抱着火炉子烤了一阵手，跟伙计要了一壶茶。他见本行的人只有李德贵与庄黑子在闲聊，便凑了过去，打过招呼问道：“怎么不见人？四儿呢？”

“全让‘门墩子’找走了，何四也跟去了。忙，阎王爷正招兵买马呢！”李德贵叹息道。

这杠夫们分为两拨，在茶馆闲等的是支应十六人杠以上的杠，为大口子。另一拨人为小口子，在各杠房门口闲等着，如有八人的小抬，四人杠的“一提溜”，三人的“牛头杠”，二人抬的“穿心杠”则由小口子应着。只要老天爷一变脸，就属

小口子忙，因这种日子口往阎王爷那跑的基本上是贫民小户。小口子忙不过来就要到大口子来找人，小杠挣得虽少些，也比没有进项强。因小口子的人总在杠房门口等，俗称门墩子。

李德贵是打响尺的，他挣的是双份钱。只是八人以下的小杠用不着响尺指挥，尺头儿挣钱的机会又比一般抬杠的少些。有些打响尺的拖家带口，为了全家能吃饱肚子，没大杠的时候也跟小口子的人一起抬杠。但李德贵从不掉价，只当他的尺头儿。他是各杠房的争着要的好尺头儿，多次指挥过六十四人的大杠。况且与他相依为命的独生女的女红又极好，为他撑起了一半的家业，他还用不着为吃喝犯愁。

专爱喝别人茶根的庄黑子没被门墩子找走是因他懒，干活好偷奸耍滑。这种人走大杠，随大拨还显不出什么，真要卖力气的小杠就没人愿要他了。庄黑子虽傻奸傻奸的，但不嫖，不赌，又是光棍一条，也不愁混不饱肚子。也有人说，庄黑子和他堂兄“拉帮套”，和他嫂子不清不白，常有坏小子用话烧他。

张秃子狼吞虎咽顺下煎饼果子，身上暖和了，耳朵也开始管事了。他听到四周茶馆们议论的正是早上孟记当铺的那场热闹。他明知故问地向李德贵打听道：“李头儿，这孟记当铺又怎么了？”

“狼吃狼，冷不防，那小子让混混给算计了……”李德贵幸灾乐祸地将早上的热闹讲了一遍。

张秃子听了乐不可支，竟把头天输钱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

李德贵冲对面努努嘴，低声又道：“你听钱友老小子哨的正是这事，他跟冯大麻子共过事，准知道怎么了的。”

与李德贵他们隔着两张桌坐的是打鼓儿的一帮人，有钱

友、马川和人称笑面虎的邢胖子。就听钱友坏笑着说：“这下倒好，孙七这小子也混上一口好棺材。孟掌柜发送他爹用的也是一口黄柏的，跟孝敬他爹一个样！”

马川不解地问道：“这冯大麻子怎么也怵开了李铁杆了？”

钱友咧着大嘴说：“你这就不懂了。冯大麻子这么做是给姓孟的立规矩，过去孟怀义在台上的时候孟百桢从不把冯大麻子放在眼里，这会儿还不给他点颜色瞧！这也叫小人得志，我当巡长那会儿，冯大麻子还给局长端尿盆呢！”

这话钱友不是乱吹。钱友走街串巷收开了珠宝玉器，干上了打鼓的这一行是半路出家。十年前，钱友刚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巡长。那年西城的惠中珠宝行被抢，一名重要的嫌疑犯被他手下抓获，当天却在他眼皮底下逃脱了。他为此险些吃官司，但饭碗丢了。有人说那名要犯是用盗走的珠宝与他做了一笔交易。说他之所以半路出家干上了这一行，是为了他手里的珠宝出手方便。当然，这些都是人们的凭空猜测。钱友的日子虽一直混得不错，但绝不显山露水。

李德贵与钱友虽是住了十几年的前后院的邻居，但从没和他打过什么交道。杠业上的人讲究三行的人不交，打鼓的，拉房纤的，干侦缉队的。因这三路人最没实话。况且钱友自以为高人一等，是见过大世面的，处处端着个架子。钱友上赶着跟他说话陪笑脸的时候，大都是知道他刚给谁家出完大殡。他就会转弯抹角打听死主是谁，宅门在哪儿。等他打听清楚了去丧主门前打鼓，十之八九会有所收获。因不少宅门耗财买脸大办完丧事总要拉下一些亏空，拿出值钱的细软变卖。这种人家好面子，卖东西也不愿上当铺或上珠宝行，打鼓的上门来收正合他们的心思。钱友钻这类空子比这行的老手都内行。

张秃子听了钱友这边的议论，知道孟百桢确实破了一笔财，吃了一回哑巴亏，说不出的兴奋。如果不是庄黑子在场，他会如实告诉李德贵是他干的。李德贵待何四如同自己的亲儿子，在他看来，何四早晚要做李德贵的女婿。只是因为何四母亲的反对，这层窗户纸才没完全捅破。

何四的妈之所以反对这门婚事，是认定李德贵的闺女秀珍命硬妨人。三年前，李秀珍被婆家娶过门去为重病中的男人冲喜，过门的当天新郎就归了西。结果喜事变成了丧事，李秀珍没当上媳妇先守了寡。

何家当年也是小康之家。何四的父亲是遭受了孟百桢的暗算吃了一场人命官司，何家尽其所有才救出了他，出狱不久便活活气死了。那年何四才十五岁，何家的丧事是住他家前院的李德贵找人一手帮助料理的。为了帮助家里还账，何四瞒着母亲跟着李德贵干上了杠业。先是打执事，长成人后又抬上了杠。何母觉得儿子的书白念了，总惦记让儿子改行。无奈何四死了心，她拗不过儿子，只好由他去了，但对儿子与秀珍的婚事却死不松口。张秃子已在何母面前碰了几次钉子，借口只说女方比何四大了几岁。

张秃子心里盼着庄黑子早点走，碍眼的人走了他好说昨晚的事。他知道李德贵听了高兴了，中午准会拉他到家里去喝酒，还能吃上秀珍做的炸酱面。但庄黑子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而且还对早上的事发开了议论，说买卖家也不容易，用死鬼算计人太缺德了一点。庄黑子是个老实人，好说个公道话，但又常说不到点子上。

张秃子听得有气，坏笑着说：“你多好呀，你哥不在的时候往你嫂子的热被窝里钻，你不缺德？你哥他容易？赶明让孩子叫你叔还是叫你爹？”

庄黑子红着脸：“你，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一揭短，他就变得拙嘴笨腮了。

李德贵听了他俩斗嘴，话越说越糙，觉得无味想起身回家，却见合泰杠房的二掌柜肖天兴走进了茶馆，慌忙起身招呼让座。

“肖掌柜您可是三友轩的稀客！今儿怎么这种天倒过来了？”李德贵让过茶，含笑问道。

肖天兴叹道：“源昌茶叶庄的老掌柜明天出殡要走这条街，我先踩踩道。四十八的大杠，偏偏遇上这种天！”

肖天兴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的精明人，两眼分外有神，但无论对谁又都觉得他是那么和气。他在杠行中，上下都很有人缘。人虽还不到四十岁，但当二掌柜却有些年头了。合泰杠房如不是有他撑着，早让同一条街的兴泰杠房挤垮了。合泰的掌柜胡五爷是个吃、喝、嫖、赌占全的人。眼下的心思全放在了怡心院的一个婊子身上。柜上的事基本交给了肖天兴。这位二掌柜办事十分心细，凡合泰应下的大杠，他在出殡前必要亲自踩道，怕赶上修路挖沟什么的临时改道麻烦。

肖天兴很是看重李德贵这样的尺头，年前曾几次动员他应合泰的差，但李德贵碍于日升杠房二掌柜孟子寿的情面没有答应。为此，李德贵总觉得自己欠了肖天兴的人情，故而对他是十分的客气。

扯了几句闲话，肖天兴拉李德贵换了一张桌子喝茶，十分神秘地说道：“知道吗，日升家把孙大总统移灵的事揽过来了。到时候孟掌柜是非用你这把尺不可，又该着李头儿您露脸啦！按早先的说法，这可是王杠！”说着，又拍着他的肩说：

“幸好年前您没跟我过去，要是去了合泰就轮不上您了。姓肖的又要对不住您了！”

李德贵忙道：“看您说的，那还不是您高抬我！”又摇头说：“您说的这事一点影也没听到呀！”

肖天兴笑道：“错不了，到时候您就知道了。要说还是日升家的人道深，硬是人不知鬼不觉地将这又来钱、又露脸的事揽到手了！”

李德贵看得出来，肖天兴嘴上说为他露脸高兴，可一提到日升杠房就难以掩饰地流露出几分醋意。他能想到，肖天兴既然对事情了如指掌，十之八九是与日升杠房争过这桩大杠，只是没有得手而已。他自然清楚，对开杠房的来说，承揽这么大的丧事是千载难逢的进财的机会。他听了这行的老人说过，十几年前永利杠房争到了袁世凯的大杠，除去给袁家丧礼处的二成酬谢，净落了近三万现大洋的进项。而一般的杠房干上几年也难得这么大的进项。

能为孙大总统移灵打响尺李德贵当然高兴，他听胡同里一位教书的先生说过，“没有孙中山，八国联军还要来几回。”孙大总统的灵柩要从碧云寺移到南京下葬他早听人说过，但北平的杠房有十几家，有名气的大杠房也不少，怎么就会落到日升杠房的头上？所以他对肖天兴的话将信将疑，摇了摇头说：“八成是听人虚传的吧！”

肖天兴笑道：“姓肖的什么时候跟您卖过假药？”说到这，又压低了声音问道：“前一阵子，日升的老掌柜可出过一次远门？”

李德贵点了点头。

肖天兴一墩手里的茶杯，说道：“那是奔了南京，办的就是这档子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见说得李德贵点了头，又道：“人家要不是找您提这事，您就装什么都不知道的好。谁叫咱哥儿俩不隔心呢！”

李德贵自然答应守口如瓶。

二人又扯了一阵闲话，那边坐的马川见肖天兴冲他招手，哈着大虾米腰凑了过来。李德贵很知趣，与肖天兴打了招呼又坐回了原来的地方。

肖天兴与马川同是通州人，他与马川的岳父还是一个村的。马川又与肖天兴的东家胡五爷相熟，常到合泰杠房去打牌，因此二人常见面。肖天兴虽知马川这行人不好交，但觉得出门在外遇到同乡人不容易，多个朋友多条路，所以还是愿意帮他的忙。他干的这一行要跟丧家直接打交道，遇到有点家底的人家因办丧事要变卖细软了，他总要对马川先通个气。

马川见了他笑呵呵地说：“你要的东西我一直带在身上，这两天要是碰不见你我也要抽空过去找你。”

肖天兴说：“五爷的牌瘾又犯了，见了韩歪子就叫阵！”

“别提牌，你先瞧瞧这个，成色多地道！”马川取出一对手镯交到肖天兴的手里。

肖天兴觉得手里的这对翡翠手镯虽然光泽亮得很，但上边的花纹很乱，而且两只手镯的花纹不很一致。但既然是他托人家办的，所以还是说了一气感激的话，又问道：“多少钱？”

马川听了说：“咱哥儿俩一提钱可就远了！兄弟我白送的，你收下就是给我脸了。”

肖天兴正色说：“你多少钱收的我给你多少，白给可不能要，明儿怎么托你办事！”说完要把手镯还给他。

马川叹了一口气，作出无奈的样子说：“得，那你给我两块大头，就是这个价收上来的。换了旁人可收不上这样的俏货。”

肖天兴觉得两块大头还是满便宜的，痛痛快快付了钱，收好了镯子。